朱子言論同異攷

人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五

詩

答劉平甫論詩卷耳義與集傳不同

答吳伯豐論詩芣苢首章有字以集傳說訓藏爲是而後改從吳說訓得采薇章腓字訓謂依吳說當刪而後亦不刪豈以有之訓藏畢竟不如得字而戍役之隨戎車而動其義亦終不可廢也耶至於腓之隨足而動與其行則先動言各有指不可相妨也盖足之有腓欲行則先自動而及其運移則隨足而運不能先足而自運也譬如小人位下而心躁者心則先人

而動而事則隨人而行也故以之譬人之心躁先動者則言其先足自動譬人之事隨人後者則言其隨足而動當觀其所指之如何不可執此而廢彼也

潘子善問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疑是比體答曰作比爲是集傳仍舊說恐未及改正

春秋

論春秋正朔大全與張敬夫書（三十一卷）答林擇之（四十三卷）胡平一書（五十八卷）答吳晦叔二書（四十二卷）皆論此胡書無明白指一之論張林吳書皆以爲周改月不改時而孔子加春於建子之月以寓行夏時之意語類義剛

二錄一見春秋門一見詩豳風門一砥錄春秋門時舉錄詩豳風門亦皆以爲改月而義剛一錄以爲周元改作春正月一錄又以爲改月合於孟子春秋不改月合於詩書吳書又以爲幷用二正改月之說大全語類皆同而改時不改時有二說之不同今以事理考之則幷改時月恐得其三代建正之義而幷用二正尤恐其得當時事情之實孔子荅爲邦之問曰行夏之時則三正之說尙矣無復可論周旣以建子月爲歲首而依舊稱冬十一月則冬是四時之終十爲紀數之窮以時之終數之窮而加歲之首其果近於情理而合於事實乎

若以子丑月之爲春午未月之爲秋爲名實之乖舛
則自子月之一陽始生以至寅月之三陽交泰爲春
自午月之一陰始生以至申月之三陰否塞爲秋縱
未協於人事之空實有合於天運之正則豈反不如
冬之爲歲首十之爲月始乎如或改月不改時而曰
冬正月則冬之爲歲首其謬固如上所云者而建亥
之月旣爲去年之冬十二月建子之月又爲今年之
冬正月則冬之一時每交過兩歲亦不成倫理矣若
曰周元不改時月而孔子欲行夏時而改之云則孔
子爲此將以爲教於後世也爲邦一言之答足爲百

王之程矣何必改書於國史也將欲行之於當世也天下之行周正久矣時王之制人莫敢違之則其孰肯從匹夫之空言耶聖人制作必不如是之迂濶矣且改正朔易服色王者革命之大事也商革夏命而後方改夏正周革商命而後方改商正孔子雖有王者之德未能代周而有天下則安敢遽改周正耶孔子之修春秋蓋爲正名分而尊天子也已先犯分擅改王正而欲責秦楚之僭亂其可得乎蓋周之改月旣有孟子之書可考而春秋乃魯史之舊名則又不應夫子之所加也（張書已疑其如此）如是推之則周之正朔

并改時月而春秋書正本仍周舊非夫子所改斷可
知矣詩書所記分明與孟子春秋不同而俱是經傳
所記則當時二者之幷行又可見矣盖王者革命必
改正朔以新一代之制度而其時之正令之善又莫
如夏正故其年月所記如國史之類雖用時王之正
至於恆言所稱則多用夏正事勢亦然矣然則朱子
所論正朔其說雖有不同要當以語類所記周元改
作春正月之說爲定論而吳書所謂當時二者幷行
唯人所用但春秋旣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云者
尤見其允矣

禮

答汪尚書論廟制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按七廟祭止高祖蓋亦從韋玄成說與祧廟議狀不同（議狀天子七廟宗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

先生論宗廟之制其說詳矣然此爲當時祧廟之議言之故獨詳於天子之制而諸侯之禮則未之及矣只有諸侯無二宗之語見於禘祫議而此則據韋玄成說爲是天子幷二宗爲七廟故諸侯不敢祭二宗而降之爲五廟矣若從劉歆說天子之廟正數爲七

而宗不在數中則諸侯五廟正數已降於天子之七廟矣又何可再降於二宗乎既降於正數又降於二宗則非天子諸侯降殺以兩之義也宗變數也不可必其有無也非可以爲廟數之正隆殺之制者也有之不限於二無之亦不苟備矣若使天子之朝無有可宗之君則亦將只祭五廟而與諸侯無等威之辨耶又其有可宗者其數過二則又將只祭其二不祭其他而於先君之有功德者有所取捨厚薄之不同耶此皆事理之所必不然也殷有三宗而周公擧之以勸成王漢之西京去古未遠而亦立三宗則天子

之宗不在數中其制可考矣宗不在數中則侯國之
君有可宗而宗之亦無僭逼之嫌矣故魯制有文武
世室而先生議狀引之以證天子之制則諸侯之有
宗其制亦可考矣或曰魯用天子之制故得祀二宗
其他侯國未必敢然此則有不然者魯之得用天子
之制者只在於享周公之禮耳其他制度豈皆用天
子之制耶事事而用天子之制則是眞有二天子矣
豈以成康之世周公之國而有此事哉且先生之引
魯制爲說乃只曰天子之制亦如此云而未有譏貶
之語則其不以爲僭亦可見矣大抵從韋說爲是則

諸侯固無二宗而從劉說爲是則諸侯亦當有宗先生盖嘗兩存其說而祧廟狀中有曰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云云則畢竟取捨之定以劉爲是矣後之論王朝之廟禮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禘祫議圖說曰五年而再毁祭言一禘一祫也毁祭幷言禘祫與上下文抵捂豈始祖之父亦以毁廟言耶始祖之父初不立廟則恐不可以毁廟言

禘祫議有大祫時祫之說各爲圖以著之是於三年大祫之外又有四時之祫而太祖皆東向祧廟議狀曰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

故而爲此紛紛又曰韓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又曰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兩說不同然禘祫議盖先生據古禮擬定而祧廟議特因時制論之也非有言議前後之不同也後世廟制同堂異室而四時各祭其室以西爲上而太祖無東向之事必三年一祫然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此所謂三年一東向而韓公所謂所屈之祭常少者也議狀本爲僖祖不可祧遷而發非論當時廟制祭法之得失故姑因時制而言之若論祭法則當以

禘祫議爲正也中庸或問論祭法與禘祫議同則此又見其爲定論矣

雜著策問一條曰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之與上帝果有異耶按天以形言廣遠而無不覆遠祖象之帝以理言主宰而若可親近廟象之

萬正淳問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引左傳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之說按夫爲妻杖朞而亦謂三年者爲妻朞實具三年之體故據重而言通謂之三年耶

杜氏註天子絕朞唯服三年故后雖朞通謂之三年
語却未瑩正淳引以爲說則誤矣
喪服劉子曰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
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與
趙丞相書論祧廟幷遷二祖之非曰今太上聖壽無
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忌諱此
何禮也又錄示丞相以所擬奏稾曰幷遷二祖止祀
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
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據上二說父有廢疾不
能執喪則嫡孫代之執喪固無可疑而至於廟中遞

遷之禮則不可行也盖代執喪禮奉奠拜賓是爲父
伸孝其事實與常時親老代行奉祭接賓之事無異
非有死其親之嫌也廟中改題遞遷乃存亡易世之
事父方在世遽虛廟中之一位實有死其親之意不
可以代執喪禮之故而幷行此禮也先生前後所論
指意明白不可相蒙學者詳之幷遷二祖不備九廟之制其說詳見答廖
子晦書○又按語類曲禮門僩錄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
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
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答曰然此等也難行且
得躬親耳此所答與趙書奏稾之意同而其爲遞遷

不可行之證尤明矣先生告家廟文曰藐孤孫鑑次當承緒今已定議屬之奉祀又答胡伯量書曰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後人或據此二說以爲幷行遞遷之證恐未深攷也先生嘗曰今法長子死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蓋宋之時制不用宗法皆用弟及之禮雖以伊川亦奉太中之祀不立明道子爲後先生嗣子旣亾二子在焉則自世俗觀之疑於弟及而先生亦自知其難久故預爲定議立孫爲嗣屬之奉祀而以此意告之廟其意甚微不專在於老傳家事而已

也故其告文只言其定議屬祀之意而已未見其有幷行遞遷之意也若將幷行遞遷則此是大事安得不見於告文耶且其文曰竢其成童加冠于首又曰猶當黽勉提摠大綱先生時雖衰老尚能提摠大綱而乃可以未成童之兒爲家廟之主而遽行其易世遞遷之事乎此則必無之事也家事大綱莫過於此而旣皆付屬則尚何復云提摠大綱耶其答伯量之問則伯量以其先兄旣死立後主祭則當已之猶在而祧去其高祖爲未安故先生答之云云蓋謂將來小孫奉祀則雖其諸父猶在祧去之事其勢亦當如

此云矣非謂先生在時亦祧去其高曾二主也先生固以宗法爲重此事元不干宗法已以嫡嗣猶在而乃以兒孫爲主一時幷祧其高曾使不得少延其祀享此豈人情天理之所可出乎斷無其理矣據此則告文胡書元非可證之說而未嘗與趙書奏藁之說有異矣

喪服劉子論嫡子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代之執喪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同後復引鄭康成說以爲證而似與鄭說本意不盡合考鄭說其意似專指天子諸侯之禮非通指庶人之禮且其謂天子諸侯之服皆斬者亦似謂臣服君之斬非謂其繼統之斬也然嫡子有

廢疾不能執喪則嫡孫代之執喪其義之當然實無
貴賤之殊也盖有祖之喪父以廢疾不能執喪而子
以父在又不爲之執喪則是使其祖有子有孫而爲
無主之喪且以重其父之不孝也子一代之執喪則
凡此禮變之難處者皆得其禮意人情之所安矣先
生定論其意實在於此故劉子所論初不待鄭說之
考見直據其禮律人情而决之及得鄭說之證亦只
取其嫡孫父在承重之說耳未論其意之盡合與否
也則不可以鄭說本意之不通庶人而言致疑於先
生之說不得爲定說也孔子答爲邦之問已有損益

周禮之意況在後世去周時益遠乎故先生每言儀禮之難於盡從類多見於語類論禮處而其編家禮及著君臣服議皆就儀禮多所損益未嘗一循其舊則況於鄭說反必其盡合耶作於三代之後損益前代制禮作樂唯先生可以得乎孔子之意則凡係先生晚年所論定者便可當得一王之制而服從之不可復問古經古禮之合不合也（語類朱子內任門人錄後來歸家檢註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云云）

君臣服議淳熙丁未高宗喪時所著也喪服劄子紹熙甲寅孝宗喪時所進也其答余正甫書中所謂某

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者卽指甲寅劄子則余書又在劄子之後矣其論君服則三書皆同其論臣民之服則三書皆異劄子但言稍爲之制而不明言其制今不可考矣余書其曰君臣同服者同於服議而其曰略爲區別以辨上下者差異於服議矣余書所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者乃指孝宗所嘗行臨喪以喪服視事以素服之禮也孝宗此禮具見宋史但孝宗時君獨服而臣不服故此云君臣當同服也據下言燕居許服白絹巾白京衫白帶則尤見上之所言乃喪服也若只指白衣冠之制則旣無正服其

下何得復言練祥禫變除之節耶所謂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者乃歎當時君亦不服也先生答正甫書雖如此考五先生禮說寧宗實行三年喪先生此時盖未及聞知也非專指衣亦不白也其下曰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凉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此即謂略爲區别以辨上下者也服議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自天子達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更無選人小臣除衰服皂之文而此書有之服議曰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已有定說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是則除貧

不可責全者外雖庶人軍卒皆許製服庶人吏卒固包在臣民之中而只於貧者不責其全則其於富者必責其全可知矣且其日雖以日亦可云者皆不得已而寬假之辭也而此書元不許製服此其差異者也服議在前余書在後則亦不可專以服議爲定論而余書爲未定也服議盖從虞書百姓如喪考妣之文而又推天下一君四海一統之義使海內同之於百姓也余書盖幷推儀禮圻內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內之外各爲其君服故不服天子後世天下一君則當同服天子也虞書四海遏密八音之文而參合爲制也二說各有所據唯在後王行之如何耳然以意推之虞書百姓如喪考妣實爲禮義人情之極而

治民事君當以堯舜爲法則服議之說恐當爲萬世不易之法也於此益見先生獨得乎古先帝王之心而深達於制禮作樂之本矣但余書所謂燕居服服議雖未著其所謂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者蓋已寓其意特未詳言之耳子於親喪猶有墨衰之制而君喪又有視事之服則燕居別製便服實合人情此當以余書爲正以補服議之未備耳君喪居處出入固不可常服衰經而國制庚子以後追復故禮而後仍製白衣白冠以爲居處出入之服則此即余書燕居之服也衣冠既皆用布則帶亦用布亦可矣今之議者因此遂以白巾衫帶爲儒生君喪之正服而以此成服則決不

可矣若從服議之說則儒生當服衰經三年而其不能製者卽所謂貧不責全者也旣制衰經則雖製白巾衫帶只當用之於燕居不可以此爲正服也若從余書之說則儒生但不服紅紫而已服皂服靑亦無不可矣又何論於燕居之服也燕居許服白巾衫帶指朝廷州縣之人儒生當在庶人之中矣然服議實先生據經酌定爲萬世不易之制者則儒生之貧不能製服者亦當以麤生布衫巾麻帶成服以寓服斬之義而且以别於后喪可也

答周叔謹論喪禮言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腰經與家禮五服皆有腰經不同辟領濶四寸長八寸與家

禮方八寸不同此書蓋在家禮未成之前矣然家禮辟領之制又與楊氏復說不同恐當從楊說

答胡伯量問目此如道服之横襴一條乃是論帶下尺也所問者腰首絰而答以帶下尺問與答恐皆有闕文家禮無帶下尺而此書言之家禮成於庚寅伯量及門在先生末年當以此書爲正（語類伯量錄在戊午伯量前後問皆是居喪時所問而後問之答有將來小孫奉祀之語蓋在長子塾死後也）

伯量問喪服衽制周文云兩旁各用布三尺五寸廖文圖說只用布三尺五寸分於兩旁答曰恐合如廖說按此問答在家禮已成之後而其以廖說爲是與

家禮不同盖以家禮旋失偶未記當而言之故如此
今當以家禮爲正
題不養出母議後言爲父後者猶服嫁母與家禮不
同按出母見絶於父嫁母自絶於父見絶自絶其絶
無異恐當以家禮爲正
答余正甫曰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傳言從母
以名加也然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爲而獨輕也按舅
亦有父之名一句恐未安禮外親不名父外親無父
道故不名之父唯外祖父母稱父母母之父母子不
敢不名父母而加一外字則又別於父之族矣

答余正甫論韋玄成加服曰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按伯叔父母之服與祖父母同則姨舅之服與外祖父母同恐亦不爲無據

小戴禮檀弓門方子錄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先生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云云先生此說有未敢曉父族九母族三妻族一自九而三自三而一皆三分取一也父族自高祖至玄孫服九世所謂父族九也母族自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母之兄弟姊妹之子服三世所謂母族三也妻族止服妻之

父母一世所謂妻族一也由父而推及於母族由母
而推及於妻族皆以三之一爲限此先王制禮大經
大法而其親親之殺等級之明至爲嚴密矣從母之
夫舅之妻無服恐亦不如先生說父族以父爲主而
父兼乎母故於我爲父之屬者其妻有母之道於我
爲子之屬者其妻有婦之道故服父之族幷服其妻
唯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名不可以婦名又不可以妻
名故遠嫌而不服姑之夫姊妹之夫於名亦皆無所
當故不服母族以母爲主而母不得兼乎父故母之
兄弟姊妹旣皆以母道服之則從母之夫舅之妻不

可以母名亦不可以父名故不服其義與姑之夫兄弟之妻不服同也妻族以妻爲主而妻與我爲一體故妻之父母以妻之所自生而服妻之兄弟則又不可以妻名故不服亦與兄弟之妻不服同義也姑姊妹之夫兄弟之妻從母之夫舅之妻妻之兄弟不服皆以於名無所當也故人之治莫大於名名之不正亂必生焉故聖人之治必以正名爲先○又按九族之說有二義禮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自高祖至玄孫爲九族此一說也儀禮疏曰父族四五屬之内爲一族姑之子爲一族姊妹之子爲一族女子

子之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之昆弟適人者之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通父母妻三族爲九族此一說也若論親九族之義則當從疏說若論服制則當從禮記說先生引疏說以論之於服制故似不免有窒礙處且從母之夫無服與姑之夫無服同舅之妻無服與兄弟之妻無服同皆於名無所當也本非由於族數之限於四限於三也況姑之子從母之子有服而其父無服則是豈限於族數耶先生此說恐是一時偶言者耳

小戴禮檀弓門賀孫錄問姨母重於舅服先生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此言姊妹於兄弟既嫁則相爲降而姊妹相爲則雖嫁不降故舅降母而姨母不降母此爲姨母重於舅云也然姊妹相爲旣嫁亦降則先生此說恐未得爲定論但姊妹相降經文不明故先生初說如是耳儀禮喪服門賀孫錄第二條與此錄同當參考

答曾無疑曰令兄喪期於禮聞訃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按在外聞喪者

當以聞喪日變除而此書乃謂以成服日計數者驟
看誠可疑然竊詳其書首云今凡喪期於禮聞訃便
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晩固已失之云則此盖於
聞訃後不卽成服而晩後方成服自聞喪至成服其
間幾日卽不服喪而不成喪禮矣到今變除之節却
計其不成服不成喪禮之日數以滿喪期實不合情
文故不得不以成服日計其實數矣盖以無疑所處
又有異於他人在外而聞喪者故耳若因此而謂凡
在外聞喪者皆當以成服日爲變除之節則又不成
義理在外聞喪之日卽在家遭喪之日而四日成服

又無異同則變除之節何獨有異乎在外聞喪者以聞喪日變除果爲短喪而必可以成服日爲節則在家遭喪者不以成服日爲節而以遭喪日變除者獨不爲短喪乎此不難知也而後人往往以此書爲據者可謂拘滯之甚矣

郭子從引檀弓疏說問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則合幷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魯衛之附皆是二棺共爲一槨特離合之有異答曰云云按離之謂異穴異封合之謂同穴同封若以同槨而隔物有無爲離合則先後而葬者何以能同槨耶註

說謂以同穴善魯則其以衛之離爲不同穴亦明矣
疏說失之而子從之說又仍其失先生所答亦不辨
其失然旣告以合葬同穴而各槨則離葬之異穴又
在不言中矣
答曾光祖曰遷主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
告而遷之次日奉新主入廟按此與後來定論不同
定論見答王晉輔李繼善書
答陳明仲曰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别廟妻先亾
又爲别廟弟先亾無後亦爲别廟與伯叔祖父兄之
無後者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按此與後來定論

不同定論見答李晦叔葉仁父書及家禮祠堂章初說

又見答汪尚書觀書

答萬正淳曰嫡婦從祔於親者之文祔於妾祖姑按此說恐未安爲人後者祔於所後親而不復祔於所生親則庶婦升嫡者亦當以嫡爲親而不可復以所生爲親也庶子爲父後者服其母緦庶孫爲祖後者不服其父所生之母則其以嫡爲親而絕於所生者可見矣以傳重入廟之婦祔於不入廟之妾祖姑終涉可疑然先生說凡有可疑者後必有改定之說獨此說未見其改正者豈偶一有此問只據一時所見

答之而後不復有問辨者耶姑書以竢更考以庶升嫡者亦謂之嫡此書亦可以爲據矣

答萬正淳曰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按本文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慈母無子而慈已爲子者故祭之止於子之身而不及孫妾母恐亦是無子而爲之祭者或子爲父後而無他子者祭之與慈母同也未必是謂妾母之有子者也本文見喪服小記

答葉仁父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

得用遂不敢行與家禮不同當以此爲正叔見答蔡季通二書

答陳安卿曰爲僧無後固當祭之無疑按爲僧無後者祭之亦當在他所不可隨他無後者祔於廟生而絶其親死當別於族矣

郭子從問內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幷云父毋喪也若遭父服未闋那得爲毋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答曰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爲晚也按內則之說只是大槩言遭父毋之喪或父或毋三年喪

畢而後嫁也非幷計父母喪而以三年爲斷也鄭云父母喪意亦如此盖父母之喪皆三年故也據其三年之說而知其爲通指父母也若連喪父母六年喪畢而後嫁傳雖不言只以前說推之可見其如此不待更言矣子從誤認有故爲不止一喪而三年之內又不容盡兩喪故不得已而爲二十四之說而先生亦以爲可恐偶未察耳父服未闋母亾仍服朞乃疏說也正經無文則本不可從縱使服朞亦當心喪以終三年二十四而嫁之說終有所不通矣

周子書門僩錄論無極而太極曰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按有無二字差宜太極只有理而未有物也

可學錄曰無極而太極言無能生有也按無能生有是老子之意決是誤錄況以無極爲無太極爲有而曰無生有則此與自無極爲太極之說同矣先生何以曾辨自爲二字耶

㝢錄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何曰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爲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

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又按太極圖傳曰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蓋前說直據性字名義本色而言後說以性與太極一理而言然性理二字名義之不同又當以前說爲正又按性之爲字從心從生乃理在氣中之名言性始見於湯誥而乃言於降衷下民之後孔孟則曰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皆是以稟賦言也子貢所稱性與天道性言其稟賦天道言其本源故兩言之若性只是理字則便與天道無別矣又何并言之有據此則性之義可見而此錄又在庚戌以後則又見其爲先生晚年之定論矣

寓錄問南軒說無極而太極言莫之爲而爲之如何曰此說差按南軒之意蓋言無極而太極莫之爲而

爲之兩言其語勢相類云耳非謂孟子周子所言之本同也先生答陸子靜書既引孟子此言爲證又稱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當以大全爲正

德明録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按繼之者善命也不可言性成之者性善也不可言惡先生只辨下句之非不言上句之誤豈其偶有所遺耶論氣質善惡雖在成性以後若孔子所言則只以善言不兼善惡言萬物各正之性雖不能皆得五常之全亦不出五常之外故各正成性之性只可言偏全不可言善惡

人傑錄曰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按利貞誠之復云云與通書註不同

夔孫錄曰造化流行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纔麗於形質爲人物便是形而下按此以未成形爲上已成形爲下與孔子所言之意不同

德明錄問妙合之始便是繼成男成女便是成按凝者氣之聚也屬繼成者形之成也屬成妙合則貫繼成而無時不然矣今曰妙合之始則亦將有未妙合之時耶先生於此無所辨可疑而據下文所說則其所非之之意亦可見矣

方子錄論幾字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按幾
者善惡之幾也纔動便分矣豈有未分而爲幾者耶
分字或是形字之誤
同錄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
太極爲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
窮兮爲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
通按混闢通復之說極是然其上分爲兩截却不是
水陰根陽一節以神之兼體陰陽而言五行陰陽一
節揔結上文先生只於混闢通復之說大以爲然而
其上分截之說則未及辨之矣

人傑錄論混闢無窮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爲萬物無窮盡也按混陰之靜闢陽之動而太極無不在也無窮言混而闢闢而混無窮盡也此說與通書註不同記錄之誤也通書註體本則一卽自五而一然語其分則屬誠之復用散而殊卽自五而萬然語其分則屬誠之通又復屬陰靜通屬陽動

明通公溥淳錄砥錄皆以明屬水通屬木公屬火溥屬金僴錄以明配木通配火公配金溥配水又以砥錄爲記錯賀孫錄曰一卽太極靜虛明通卽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卽圖之陽動又與僴錄不同按周子既

以明通屬靜虛公溥屬動直而賀孫錄與此合則當以此錄爲正明通屬陰靜則明當配金通當配水公溥屬陽動則公當配木溥當配火或以溥字從水配火爲有礙則不然此等配屬處只當看義理如何何拘字體

答張敬夫呂伯恭書以中仁爲體正義爲用與太極圖註不同

程子書

論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有兩說不同以不容說爲未發時以纔說性爲已發時見於答潘謙之書

答黃商伯杜仁仲及明道論性說與潘書同以不容說爲人物未生前以纔說性爲人物已生後見於答嚴時亨書答歐陽希遜李公晦陳安卿吳伯豐王子合劉韜仲書與嚴書同而語類程書門論此皆與嚴書同兩說多寡相懸只此可定其初晩矣其與安卿問答則安卿以爲不容說舊認作未生以前後疑只說未感以前先生答曰後說費力只合仍舊此又可見先生取捨之意矣且考程子本說以生之謂性一句起頭而其下卽係以人生而靜云云之說則人生而靜云云卽所以釋生之謂性之義也如以不容說謂未發之性不可形容纔說性謂已發之情非性當

體者則兩句皆說本然更無有一言釋生之謂性矣程子先提此一句果何所著落乎樂記既以人生而靜說天之性子思又以未發之中說天命之性則人生而靜何嘗不可說性耶據此則當以嚴書爲正安卿在先生門最爲晩進則只此亦見答安卿書爲定論○答胡廣仲書曰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曰狀曰形非所謂形容者耶

明道論性說所論多失程子本意與先生他日所論絕不同晩年所論見答嚴時亨書及語類程書門蓋初年作也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一段程子本以氣稟之性言之而先生以天命之性釋之其起頭第一義便與程子本意不

同故其下所論皆不同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一段內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性之理也程子之意本謂人生以後氣稟之理有善惡也云而先生乃以善惡爲氣之善惡而以理字著在氣稟以上說來其意盖謂氣之善惡本於性之理也云而若如此觧則理有善惡一句當讀作氣之善惡理之所有云矣（理中已有爲善爲惡之理則是理之有善惡也）先生之意本不欲理字上說惡字而以惡爲理之所有反有嫌於大本之污雜不若於氣稟處說理之惡不害理之本善也又曰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無不善無字可疑似當作有字而語類程書門個鋒亦作無字而問者以無不善之意問之則無字蓋不誤也然先生答以有不善則蓋不以前說為是矣程子之意本謂氣稟之性雖有惡者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云而先生又以性善言之未論其義理只觀其文義語勢決不成作性善說也知言疑義南軒說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先生許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南軒說正如先生此說而先生非之直以為氣稟之性而又曰觀上下文可見則是又以上下文所言皆以為氣稟之性也據此則此說之為未定之論可見矣孟子生之謂性章或問論明道此說曰其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未嘗敢疑云則其以理有善惡為氣質之性之善惡又明矣蓋生之謂性止便不是性一段程子亦本以氣稟之性言之而先生又以性善

釋之不容說一句本指人物未生前而先生以爲性之不可形容蓋以便不是性遷就作性之發而不作人生而靜之時氣稟之性故也先生此說蓋於性字諱言惡字故雖於氣稟之性亦必作性善說而氣稟善惡只還他氣稟善惡更不干性事此與與徐元聘胡廣仲論胡子知言書以人物之性謂無差別而人物不同只論其氣不論其性者爲一時一般說而尊主理一不究分殊判性氣爲二物混人獸而無別蓋如近世諸儒之說也先生後來於此二說悉正舊見而案牘具在不可誣也於此可見先生入道之次第

與夫義理實處之所在矣學者毎患讀書之不詳不能究見先生言議始終而得其所入處惜也○說中又引明道善惡皆天理之說而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其言善惡皆本於天理而天理中本無惡者語意至到不可以他說之未安而并忽之也然善惡皆天理與理有善惡語意自不同合而論之恐亦未安二說同異辨之在下善惡皆天理理字理之本體也理有善惡理字理之在氣稟者也

程子書門僴錄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又端蒙錄曰理只作合字看

按此二錄恐皆非程子意觀程子本說上下文義程子之意似以氣稟以後事言之先生以理字著在氣稟上面看故嫌其爲實理之有善惡欲作虛字看雖作虛字看終不脫理字名色而著在上面看終有嫌於善惡同體不若只作氣稟後事看爲無爭端也程子又嘗言善惡皆天理善惡皆天理與理有善惡語相似而意絕不同善惡皆天理謂善惡皆本於天理也理與善惡有本末之分故理字雖言於氣稟以上亦無嫌於理之有善惡也理有善惡謂理之當體自有善惡也理與善惡無本末之分故此理字可言於

氣禀後而不可言於氣禀上面矣生之謂性章或問論程子此說見上

答吳伯豐論明道生之謂性說曰云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按不但曰四端而必曰正者以其亦有不正者在耳此與語類說同而可見四端兼善惡矣

論程子知覺見復卦說亦有兩說程子曰旣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

動見天地之心程子此段所言盖認靜中知覺爲已發者故以復之一陽已動者比之而言其不得爲未發也語類賀孫錄一段淳錄二段皆以程子所言知覺及以復卦比之者爲未發時知覺不昧靜中之動恐非程子之意也其下文蔚錄以程子說知覺謂說得太過方子錄又以坤中不能無陽當靜中知覺而直以動處爲復恐此方得程子之意前說論復卦與答南軒書同後說論程子說及復卦與中庸或問同則其前後得失據此可定矣賀孫淳文蔚方子錄見程子書門淳始見先生在庚戌則其所錄皆係先生晩年言語然其錄復卦說與晩年手筆不同如此恐是誤錄也○又按安卿

一本洽錄下有二段三字

憂問未發前靜中之動而始則欲下意字終又以程子所言復卦當未發而先生皆非之但渠於靜中之動認得過重未免使過已發界分意思本自如此故雖憂承先生之辨而未能渙契至於記錄之際未免拖帶已意而轉却先生之本指矣讀其錄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論程子說靜中須有物始得亦有兩說語類文蔚錄以靜中有物爲知覺去僞洽錄以有物爲太極之理蓋靜中太極之理未始不具則本不待須有而有亦不可以有無而言也至於知覺則或存或亾而其存亾由於操捨故曰須有且有物云者卽有主宰之謂也覺有主而昧無主則其指知覺不昧者尤分明據此則文蔚錄當是而於此又見程子未嘗不言靜中

知覺蓋程子論復卦只一說(屬之已發)而論知覺有前後二說(一是纔說知覺便是動一是靜中須有物始得)先生論知覺只一說(知覺不昧靜中之動)而論復卦有前後二說(見上)學者當詳之而又須知二先生之說卒未嘗不同矣

答何叔京曰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卽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按性理兩字非但非兩物卽亦非體用之名故不可言一源此則先生之說無可疑矣體用兩字雖有首尾前後之分亦非是兩物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涵故謂之一源以人言之則手足體具運動之用已具是爲一源

也手足與運動其可謂兩物乎若是兩物而不相離則當謂之無間安得謂之一源哉此則先生說恐未安也中庸章句曰必其體立而後用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當以此爲正

答何叔京曰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按先生此語殊少曲折讀者當活看得之程子曰至著者象也至微者理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言理象下言體用顯微則體用顯微四字固是分貼理象二字然體用一源一句只就理上說顯微無間一句方合理象

說二句所主自不同用字之貼象字本指象之理而言程子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者政是釋體用一源之義萬象只是萬象之理非眞有象之象也沖漠無朕無形之謂也萬象森然實理之謂也言無形而有實理也非謂沖漠與萬象各爲一物而以一圓沖漠圈子包得萬象磊磈者也但以渾然一體之中森然萬用畢具故謂之一源耳其實一體卽是萬用萬用還他一體也非如顯字之直指其象也先生此說直將二句同作理象之非一物似欠明白然上文旣言自理而觀云云自象而觀云云則其以上句爲主理而言下句爲主象而言者已說盡矣故於下文不復詳辨也

答汪尚書論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若於此看得分

明則卽西銘之書而所謂一源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竢於東銘而後足耶按一源無間之語程子本以論易而先生又以言西銘何也西銘明理一而分殊理一仁之所以爲體也分殊義之所以爲用也理一之中分殊具焉則所謂一源也西銘因事親之誠明事天之道事天事親其事至顯而其理則微卽事而理在其中則所謂無間也推是而觀之則聖門言語無不然矣

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又曰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蓋中有主則是爲實矣中實則外

邪不能入（如人元氣實則病不能入）外邪不能入則又是虛也故自其中有主而言則曰實自其外邪不入而言則曰虛實者有主之事虛者有主之驗也故程子之言有主則實主與實爲一事有主則虛主與虛爲二事曰實則外患不入是以外患不入爲實之效也曰虛謂邪不能入是以邪不能入釋虛之義也實則則虛謂謂兩字意可見矣按先生答廖子晦書以內欲不萌爲虛外誘不入爲實其意固通然外誘不入爲實乃是實之驗非正釋實字之義也先生又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此只就應

事處言之乃是答前段易傳中孚之說非正釋此段之意也程子此段之意政謂敬則心存心存則有主有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外邪不能入則虛云也

先生後說亦見答子晦書○內欲不萌外誘不入只是一事以此分釋虛實之義亦似未盡○語類程子書門寓錄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當以此錄爲正

答林擇之曰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要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見諭也按諸公之說及擇之所下語今皆不見而先生於此亦未有所下之語豈諸公說已

得之故不復爲疊牀之語耶抑有之而見逸耶此問
甚緊而朱門所答之語今不可考則甚可恨也今以
己意代爲之下語曰腔子外亦只是惻隱之心孟子
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擴而充之足以保四
海者皆是心也盖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是以仁之
全體言之也旣有是體充滿無缺於內則自有是用
流行溥遍於外矣初未有內外之間也然一爲私意
所隔斷則腔子裏此心已亾腔子外更說甚底先生
嘗答南軒書曰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
交涉矣於此又恐人求之於腔子外何也盖不知此

心之在內而欲求之於外者俗學迷本之見也專守此心於內而惟恐其或涉於外者異端偏枯之學也自其此心充滿於內者而推之以準於四海之廣者聖人合內外之道也以是三者而比并觀之則先生前後之說自可見其指矣江民表名公望程子時人蓋江有是語而程門無所對之語故先生令諸人各下語而其說亦不傳江事見原集上蔡語錄後記

答潘恭叔論孟子時焉而已之說未有定論當以語類程子書門伯羽淳錄爲正伯羽錄曰習俗之說較穩淳錄曰亦是戰國之習

張子書

心性門僴錄曰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按性與知覺本自有別今以性與知覺爲無別則未敢知也盡心章蓋卿錄曰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當以此爲正

夔孫錄曰橫渠說得好云云按橫渠此說先生旣以爲未瑩又以爲說得好何也蓋橫渠此四句因理以名天因氣以名道因理之在氣而名性因氣之原性而名心反復以明理氣之不相離也如是活看看得

出本意則未嘗不好若只以辭而論之則又不免於名實相混之病矣盖其立意則好而下語有病也此先生或許之或病之者意各有在而非有前後之異見也張子書門人傑錄論此四句曰亦說得有理又曰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則必不如此說先生之意於此亦可見矣○答徐子融書論張子此四句語而曰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又見盡心章驥錄

程子書門盖卿錄曰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按良能只是屈伸往來氣之靈處理字下得未安答廖子晦曰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非性之謂也當以此爲正

治道

論井田以爲可行又以爲非大亂之後不可行前說見孟

(子集註張子說後說見語類民財門荀悅說)論封建以胡氏說爲是又以柳子厚說爲是(胡說爲是見大全古史餘論及答孫季和鄭衛老書柳說爲是見語類治道門廣錄周禮門木之錄)以事理揆之則井田猝難行而封建不可行後說恐皆當爲定論矣(先生論井田封建詳見語類治道門皆以後說爲主又論程子井田封建說初晩不同見語類程子書門下卷淳錄)

答連嵩卿曰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按先生此說於文未釋而於質亦非正釋其義如欲詳釋之當曰忠者只是誠實而已渾然無名象之可指質則有型範而體裁具矣文則加賁飾而儀章備矣質之弊文以救

之文之弊質以捄之二者互相損益以捄其偏而忠行乎二者之間斯爲萬世之通誼大法也忠以理言事無不以是爲主質以體質言如物之有樸坯也文以儀文言如物之加華采也有質然後文有所傳而二者非忠則又皆爲虛具矣

論役法有不同（一見語類民財門僩錄一見本朝人物門論溫公處端蒙錄）然大意似以差役能理會得則善於免役不能理會得則二法俱有弊爾（此意見論荊公處賀孫錄）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五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六

科舉

力行門伯羽錄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達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雜記言行門僩錄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按前說爲科舉

不足累人而言非論出處之正也後說方正論出處之義孔子要行道天下或不免應舉然亦必在初頭時若聖人則雖或俯就天民則必不肯就矣

聖賢

中庸序以禹同於堯舜而爲大聖人語類孔孟門大雅錄論禹曰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按庸序論其德業成就處語類論其工夫精微處

孟子伯夷目不視惡色章壽錄或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按伏羲以來皆以聖傳聖禪授之事乃上古通行之經也堯舜揖遜只是依本

分行之豈有不得已者哉至於禹傳子方是不得已也答說以爲然恐是偶然答他也

答陳安卿曰若使文王漠然無[illegible]於天下斂然終守臣節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與上文論大王事當參看）按三分有二終似非純臣之事豈周之於殷其事體自與後世諸侯有不同者耶後世諸侯皆受封於當世天子則傳之子孫固無可貳之道若周之建國自后稷始封實在唐虞之間歷事夏殷未嘗純臣一代儻復有他王者代殷而興亦必順天歸命而不爲故殷守臣節以國斃矣以此義推之則文王之事豈亦自知其

天命人心之不可強違而不以純臣自處者耶後世人臣乘其主之危而竊取天下顧反以文王自處者未有不爲簒賊者矣曹瞞是也唐莊宗之取天下雖不直取之於唐室莊宗之基業皆唐之所畀則唐亾輔其子孫而不失臣節乃人臣之大經也莊宗之自取不免與簒賊同歸矣必其君如桀紂秦隋之惡然後乃可聲罪致討而移其天下也先生論此以爲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則聖人之事固有所不可知者然後世僭賊之徒或反以文王之事爲口實則其義亦有所不可不辨者姑書此以竢問辨

論語泰伯章義剛錄曰武王做得大故麤暴當時紂旣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按此恐

是傳記之謬也史言武王殺紂者紂旣自焚死故謂之殺紂紂若不自死武王必不更去殺他况已斃之屍王者親自去斫他鳥起耶漢唐帝王猶且不爲此豈以武王而爲之耶縱使武王大故麤暴欲爲此事周召太公羣聖賢者在而乃令爲此耶

同錄問武王旣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事也難說竊觀先生之意似以武王之不立微子爲不是也若是不立爲是者有何蹙眉難言之事耶武王克商不立箕子微子而必自取之及其臨崩不傳之周公而必傳之

幼子若有所可疑者然此是聖人的見天命人心之
已去商歸周而安天下者身及子孫當享天下之利
故不立殷後而自取之不傳周公而傳之子者也不
傳周公又有說焉雖欲傳周公周公必不肯立其志
固難奪且周公之輔幼主安天下爲萬世人臣之大
法者實有逾於自做天下主者則武王之成周公之
志之美者亦有逾於以天下相傳也此則又無可疑
者至於不立殷後立亦可不立亦可有不可以一說
斷之者何謂立亦可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之歸殷久矣由武丁至帝乙纔六世其德

雖衰亦未有可以失國者至紂而始有亡國之行去紂一夫則殷之天下固自在也於是而立殷後則天命之久屬於殷者亦豈必去之哉此其謂立之亦可也何謂不立亦可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禹之有天下取之於唐虞則非其自有也湯之有天下取之於夏則亦非其自有也及其子孫德衰歸之他人固理之當然者也豈其與天地並存而爲君者必其禹湯之子孫而後可哉湯之取天下於禹之子孫爲可也則武王之取天下於湯之子孫亦無不可矣此其謂不立亦可也然堯舜聖之至者也

以堯舜當日所行者觀之則使堯舜當武王之時恐
亦不失揖遜之本心而不盡如武王之爲矣故夫子
於泰伯文王則以至德稱之於武則曰未盡善此其
微意可見然則先生之慼眉不答無亦出於夫子之
意而湊有傷於聖人所遇之不幸耶○叟按前說武
王成周公之志湯之取天下於禹之子孫云云以事
言之則固如此然若謂武王之心必如此則是猶有
計度之私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至大至
公如天地未嘗忘天下而亦未嘗以天下爲人之利
未嘗忘天下故起而除殘賊又付之周公而使之治

未嘗以天下爲人之利故使周公得治天下斯已矣不必使之身有天下而後可也湯之有天下本亦爲天下也非爲己之利也則後之除殘賊而安天下者亦當自有之何可以天下爲湯一人之私而必歸其子孫也哉不以天下爲湯與周公之利者何哉以己之不利天下推之而視天下之在人在己猶一也以是而言武王之心或庶幾焉爾堯舜當武王之時雖不至於征伐天下歸之則亦當受之必不輔其前代子孫而立之也堯之九男在而舜有天下則可知矣

洪範卓錄問武王殺紂荅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斬其頭懸之亦是有底事賀孫錄曰看史

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頭以懸于旌恐未必如此按兩錄不同當以後錄爲正其辨已見上論語泰伯章義剛錄下

孟子伯夷目不視惡色章賀孫錄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爲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按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倚於不可伊尹治亦進亂亦進倚於可伊尹之事本不可擬於夫子之事而問者之意似以無可無不可爲無所可否於治亂者非夫子本意也無可無不可謂於天下事不先有可之不可之之意而當其可則

可之當其不可則不可之非謂於事之是非善惡漫無可否也或說甚誤而先生不辨之豈偶未察耶大抵天民之事不同於夫子者以其有可有不可也必其道可行而後出是可者也未見其必可行則不出是不可者也此其出處與聖人不同也

孟子燕人畔章義剛錄問周公誅管蔡曰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事也大段踈脆舜往于田章壽錄曰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象曰以殺舜為事章壽錄曰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

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按兩說當通看得之不可以一說爲斷也按周公之任管叔畢竟是踈脫處然帝堯之任鯀治水治水之任卽天下莫大之事而實爲異日禪授之本非如管叔任一時方面之事者而猶舉以付鯀知人之哲聖人所難所謂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焉者也此等事理明白處固不可強爲分解亦不可以此而有疑於帝堯周公之不足於聖智也

答嚴時亨曰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按書微子篇蔡傳載左氏說而不辨其誣此係聖賢出處不可以不辨也三仁事異而心同故孔子同謂之仁微子於周賓而不臣若使面縛銜璧則惡在其與箕子比

干同其罔僕之志耶此當以嚴書爲正董叔重問三仁事引孔氏比干心同不復重言之說而先生是之蔡傳又以爲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此又不通安於死者獨不可爲生者謀耶且以比干爲先決於死者與叔重問答不同而不免以聖賢所處爲有安排固必之意矣此亦當以董書爲正

答汪尚書曰顏子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按先生此言盖謂顏子地位已高見於外者與聖人無異而存於內者或有時間斷其未達一間處卽是天理間斷處而此處甚微故惟顏子自知而非他人所

及知也然究其極則已既知之人亦無不知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有違仁之時此正顔子未達一間處而孔子已知之不但顔子自知耳也記疑伊川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顔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顔子先生釋之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顔子耳丙申所記語類問程先生不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爲樂猶與道爲二物否曰不消如此說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不是又不可爲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公又添

說與道爲二物愈不好了論語不改其樂章壽錄已未所聞按兩說不合而前說只依程子說釋之後說方論程子說未盡處當以後說爲正又附註去僞錄曰謂非以道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樂也其曰謂非以道爲樂卽程子說底意也前錄所謂未可謂十分不是者此也其曰所樂只是道是說程子所未說底前錄所謂說他不是者此也此錄與前錄一時所聞而記有踈密又當以此錄爲正大抵以道爲樂固非顔子地位而離道言樂反趨於異學之空虛故先生又直以樂道言之語類同章盖卿錄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論語屢空章集註曰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盖樂道之中自有淺深之不同以道爲樂與所樂只是道便是淺深之辨而顏子地位正是在所樂是道耳程子只將樂道淺看了故便以爲與道爲二而謂不可以語顏子也先生乃以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爲二發之則其指深哉然他人樂處不干己事縱使窺測他十分亦有何益況己未到得他地位亦安能知得他樂處故先生又言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見同章可學錄此意見於集註語類者甚多○陳安卿問不如樂

之者與顔子之樂同異先生答謂顔子之樂較淺盖以樂道對顔子之樂則顔子固已過樂道之地若單言樂道則顔子之樂又未嘗外此矣

論語浴沂章淳錄論曾點浴沂曰顔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又以明道傍人不識余心樂之句爲後生時作

程子門學蒙錄按此說似與孔子自言飯疏飲水樂在其中者有礙矣然孔子之言樂盖以人徒知飯疏飲水之爲可厭而不知所樂之亦在其中故發此言以爲厭貧賤慕富貴者戒耳非謂要說已樂也如康節之詩

每言樂字乃是自說其樂耳康節之樂亦只是身居閒處無患害之來逼心玩天理無俗事之相干耳非能如孔顏之所樂也故其氣像眩露不甚穩帖眞能有孔顏之樂者必不肯自詫如是爾

答呂伯恭曰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像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語類易咸卦僴錄曰明道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飜則其罪不獨在我正是要使

術然亦拙謀按前說是論大賢用處後說只據事論之以明道言則大賢用處固未嘗不如此據事論之則其勢不可行又如此兩說各有所指盖明道之言於事雖未必盡濟使其有做亦庶幾焉況其言非出於權譎先生已言之語類使術拙謀等語恐是一時偶發之言或是記者之誤也（論明道此說又見答張敬夫書及語類本朝三德明錄皆與答呂書同而語類又辨任術之說）

答何叔京曰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語類（孟子楊氏取爲我章可學錄）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按先生以邵子入於滄洲之祠則其尊之亦

至矣其傳之不列於淵源錄者以其學自爲一家不
出於伊洛源泒也非有貶外之意也盖與司馬公之
不傳同矣

延平行狀論龜山曰先生倡道東南又曰天喪斯文
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子而授之羅公者至
是而不得其傳矣語類論龜山學佛及其出處曰張
皇佛氏之勢亦如李鄴張皇金虜也又曰龜山做人
也苟且見程書門方倜二錄按前說論其大體之好也後說指
其一事之失也既不以大體之好而放過其一事之
失又不以一事之失而掩沒其大體之好也

古史餘論曰至其所謂其積之中者有餘故推以治天下有不可得而知者則雖非大失而積與推者終非所以言聖人按先生於聖人分上亦有以積與推者言之於此非之恐是一時之偶見爾且其所易之說曰默而該揮而散云者語意亦欠平實恐非中歲以後文字中庸三十一章註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答南軒書曰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推字說又見論語忠恕章或問

異端

答汪尚書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所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

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弊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某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按此書攻字說及論呂博士說與集註或問不同且其所謂未嘗敢公言詆之者與先生平日斥佛老之嚴殊不相似蓋先生此時以此攻字作攻擊之攻故其言如此一字不明之害已見於言議雖先生亦不免焉學者不可不知也此書乃癸未所作也已丑答汪公書曰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其言多少嚴截而亦可謂公言詆之也

答汪尚書曰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答鄧衛老書曰以楊墨爲學

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其中也按據其外而觀之則疑於仁義故謂之學而差也汪書中有差字推其心而論之則本不識仁義故謂非學而過也言各有指也論語食無求飽章集註引尹氏說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

釋氏門倜錄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又曰昨夜說作用是性仍思此語亦自好按此與程子釋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同盖生之謂性作用是性之語以吾儒之意釋之則亦未爲不是矣

其引孟子形色天性之語可見先生之意耳形色非性而形色上各有當然之則是性故孟子以形色謂之天性生有生之理作用有作用之理以是謂生之謂性作用是性亦無不可矣但告子釋氏之意本以其有生者與能作用者謂性而不知有理之爲性矣此其爲不知性也二先生之言亦姑借彼之言以已意釋之也非眞以告子釋氏之言性爲是也然程子之釋生之謂性以性卽氣氣卽性爲言則是以氣質之性言之也告子直以氣爲性程子以理之墮在氣質者爲性此程子之異於告子者也先生釋作用是性引形色天性之說爲證則是以本

然之性言之也此又程朱之說不同也而苟於道理上見得眞認得熟則縱橫說去無不是當矣程子書門可學錄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脉不著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植錄論儒釋之辨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又曰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爲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見釋氏門或錄又見答鄭子上書按所謂一種學問卽指陸氏也陸氏之爲說同於吾儒不同於釋氏而以爲其病却與釋氏同何也釋氏之以心與理爲二以心爲空無一理而不知有心卽有理也陸氏之以心與理爲一是

認心以爲理而不知性與氣稟之有辨也釋氏之不知理固以心之靈覺爲主而陸氏之所謂理亦不過認得心之靈覺則其專認此心以爲主而不知有天理之眞者蓋無不同矣此其爲說不同而其病則同也其後陽明之學又以致良知爲宗而以良知爲天理則其說益近矣然其所致亦只是虛靈明覺之知陽明曰心之虛靈明覺卽是本然之良知而非孟子所謂良知則亦同歸於釋氏矣近世以靈覺爲本心者又與孟子所謂本心不同而却與陽明同病矣○先生又論釋氏曰達摩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

行（釋氏門時舉錄）論陸氏曰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識得一箇心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陸氏門賀孫錄）據此則禪學宗指只在心善二字而先生又自言心之本體未嘗不善何也（見心性門謙錄）先生之言善只指其本體虛靈者而言未說到氣稟禪學則專以此心爲善底物事而不知有氣稟之雜此其所以不同也況先生纔說其善旋又言惡不可說不是心則其意自可見矣

先生每斥陸氏之學爲禪學而又以此之告子陸氏之學以心爲至善而尊守此心靈覺之識者同於禪

學見陸氏門又見大全答項平父書項始爲陸學者以講學窮理求之事物者爲義外而禁絶之不知格物致知所以精義則是眞義外也同於告子見陸氏門小註說又見答項平父二書中所謂近世爲此說云云今人因孟子云云皆指陸氏也蓋其學全體是禪而支節所在又似告子然告子之學不求義理而力制其心不動實似於禪學故象山之學所以旣同於禪而又似於告子也

答項平父書論陸學曰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又曰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趙子欽論陸學曰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並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

橫流不自覺知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
其所謂心地工夫果安在哉按前說姑與其持守一
端之可取後說極論其學術本末之差謬言各有指
也論斷陸氏當以後說爲正答汪長孺書曰氣盈矜暴之失全似江西氣像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據此書所云可見心地工夫之亦無所得也
答程正思曰異端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
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
加評證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
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
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耳又答正思曰

答陳同父書曾細看否人皆以爲不足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者也又答正思曰答子靜書云云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又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此說見年譜辨浙學條下）先生與同甫辨在甲辰與陸氏辨在戊申皆晚年事也先生所自爲者如此却又爲正思戒之者此蓋隨人分量而言之耳蓋辨異端闢邪說乃任道者之事若初學之士自於道未有所得者不可遽以此自任也然以孟子能言距楊墨之義推之則如老佛楊墨之類顯然與聖門背馳

者雖初學之士亦當力辨而深距之此是趨向邪正大界分所在處不可不辨也然則先生所爲戒正思者盖謂學術言議小小差異不至如老佛楊墨之甚者也學者自家義理亦且未明則姑且緩彼密加評證不可捨其切身之事而唯以攻辨異論爲務也豈謂如老佛楊墨之類亦不可於稠廣中論斥也陳陸辨答年條見年譜

論人

答汪尚書論東坡曰使其得志則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又跋東坡竹石以英秀後凋堅確不移稱

之前說論其學術本源之不正也後說言其氣節風致之可尚也所指而論者不同故其袞鉞之所施亦不同矣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有曰呂侍講學佛老似不必載

按淵源錄一本學佛老老字作事字恐是蓋言呂公學佛之事不必載也非謂呂公不可載也然呂公學佛事終亦不沒蓋亦存其實以垂戒也

李忠定公奏議序盛推李公忠義才略以爲天所擬出弭亂之人張魏公行狀載魏公論罷李公及請敘李公事皆以李公爲若眞有私意專殺輕踈敗事之

失者李公果以私意專殺輕疎敗事則何足以爲天所擬降弭亂之人哉趙忠簡鼎行狀趙家子弟欲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且曰某向來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可輕易下筆（見語類中興人物門若海錄）據此則行狀所載不能皆實可見矣（李張二公優劣是非詳見語類張公行狀先生年三十七時所作）

別集與魏元履書所記李顯忠宿州之敗與張魏公行狀所載頗不同魏書所記只據一時傳聞行狀所載當據論定後說恐當以行狀爲正魏書所記李邵

二將事亦與史記不同又未知其如何也
答林井伯曰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又答
劉德修曰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
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
服其有定力矣餘干卽指趙丞相如愚也據先生此
說則趙公之於死生處之必不亂而宋史所記却似
有處死不明之疑此甚可疑先生於劉摯梁燾諸公
之死不分明皆識之見語類本朝人物門楊錄至於趙公之死終
無貶語則史氏所記恐或失實矣蓋趙公之死出於
暴急故聞者疑之縱使不能以天年終將守臣之所

爲而非公之自處也

史傳

熊夢兆問五霸晉悼不與而先生無所辨盖爲答他大意故未及其詳耳晉悼復脩文公之業自不得爲一霸矣

論趙盾事與歐公說合此恐是定論（見戰國漢唐諸子門論文中子處賀孫錄）

論伍子胥復讎事有兩說不同（一見夷狄門僩錄一見歷代門木之錄）

答孫季和曰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況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獘爲賊佐命亦何怪

哉答曹立之書曰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於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聚星亭贊曰獻身安衆弔竪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按贊中之語特以其人之所存而言未論其行事之當否也二書所論方論其制行之失而責其流弊之所自也前後說不同要皆爲至論而在學者法戒當以前說爲主也○又按先生答劉子澄書論陳荀事亦與前二書同則太丘制行之不嚴流弊之所及盖屢譏之而聚星贊至以無可不可秋月寒江等說許之并

與其弔竪濡迹事而稱之誠有可疑者然其所謂無
可不可秋月寒江者蓋以言其德量寬平無適莫之
偏襟懷淸曠無物欲之累耳非謂眞如孔子之無可
不可而同於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弔竪濡迹事
亦姑取其全邦之志王室之心耳豈復以其事爲可
法也哉竊觀先王之作此贊實有所感者深矣蓋自
餘干斥死庇胄專政時論一變在朝在野者徒有弔
竪濡迹之行而初無太丘慈明之心事故家子弟又
多有忘背先故傳會時論如或羣之爲者故特因陳
荀事并著其善惡以寓當世之警蓋亦衰世之意耳

論武侯不從魏延計有兩說不同俱見歷代三揚賀孫錄後說似得當時事情

論八陣圖有兩說略不同一見本朝六賀孫錄一見歷代三人傑僩用錄

答劉子澄論小學鄧依事曰此等處誠可削若不欲盡去且刊此語按今本仍存此條只削縛子之語蓋從此書後言而鄧事之不可爲訓亦可見矣

南康軍榜文言陶威公與建義旗匡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乞加封狀中又有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輔名教之語與綱目所書陶公事殊不同綱目只依晉史書之狀中所據文

字恐得其實史謂陶公不肯赴難恨其不預於顧命不預顧命不過意望之不協耳公於庾亮實有相圖之怨而猶不記焉則可見公之雅量況於君父反以意望之不協懷恨不解以至於臣節之虧缺乎只此可辨史氏之誣矣

論唐中宗廢立事有兩說微不同 見歷代二當錄 見歷代三義例 錄後說似圓備

自註書門大雅錄論狄仁傑書死與綱目書卒不同語類言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此以巳書言則似是初修綱目時如此書其書卒者恐是

後來所改也狄公雖仕於周其心則在唐又有復唐之功故有所寬恕耶至如操臣書卒如荀攸陳羣之死又未敢知也豈荀陳輩本末只是魏臣而吳魏歷世傳國其臣之死不可皆不卒而然耶先生嘗曰學者皆知操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為漢賊也然則荀陳之事亦當只與周瑜魯肅輩并論矣○又按綱目狄公不但書卒其官爵封謚皆繫唐不繫周盖與其忠於唐亦衰世之意也然論以孟子枉尺直尋之義則狄公之事本非義理之正語類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夷狄門義剛錄曰高麗與女眞相接不被女眞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高麗歷五十餘主今此方爲權臣所簒而易姓按我國雖與女眞相接女眞國小而

兵寡故強則欲圖天下而志不在我國弱則其力又不足以制我國此所以不爲所滅非别有他術也權臣所簒之說全與東國事實不符若指蓋蘇文事則此事在唐太宗時又非自立者似是指王太祖開國事王祖開國事與宋太祖相類而其應天順人除亂捄民名義之正實有光於宋祖之代周何可謂之簒耶外國傳聞之失實如此而一爲中國人所記便不得見白於千載豈不寃哉我朝宗系之誣癸亥反正之誣前後一轍宗系之誣幸已昭雪於 皇朝而癸亥之誣猶至今未白可勝痛寃小註云高麗得四十王今已易姓王此蓋

指羅麗相代之事而通指東國爲高麗矣

文字類

答程允夫書以竿頭進步爲狂妄之言而答陳同甫輩仲至書皆用此語

四十四卷二十五𧋍答蔡季通下小註前人疑當作前日按前人字爲是與下著述字相應爲文若曰字爲是當云修改不當云著述也

答呂子約書今更說此後番若更不相領略下小註後番一本作一番一字恐是

答李繼善曰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諭

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
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履之功云云而其下無
附見之說蓋是此書即續集所答問目原書而誤分
在此也問目所答逐條釋疑而原書云云總論其大
體必合而觀之方盡其意耳此書下又答一書曰中
間朞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下又附見疑
禮條目其爲一書甚分明此問答則前無附見之條
目後無總答之原書而前書來諭甚精以下改說著
後書問目之意彼此本只一書而誤分各出無可疑
矣

李公常語辨堯傳舜傳禹章曰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按此用識字如字與論語集註不同

李存誠更名序言棐與匪通用先儒訓輔爲非洛誥註棐民彝棐迪篤皆訓輔撰李序在庚戌集書傳在戊午當以書註爲正（棐字初說又見雜著尚書三義）

淳熙己酉通鑑韻語跋曰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此以聽瑩爲聽不明也紹興癸酉與一維那詩曰遺我黃金丹高堂得聽

瑩此以聽瑩爲聽明也按莊子本語似以不明言之也祭陸子壽文用聽瑩語亦以不明言之

吳晦叔祭文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按無從字使事與孔子本語不同

韋齋行狀曰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日奉以遷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云云告考妣文曰改卜之謀始有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云云按行狀成於慶元己未十二月而先生易簀乃在翌年庚申三月告文在行狀成後而告文曰改卜之謀始有定論云則盖未及葬也然則行狀中奉遷云

云盖據改卜論定而言實未經其葬也其曰某年某月而不明言年月者亦可見其未定其期也行狀之成距先生易簀只隔數月則奉遷之事當在此數月之内抑或後人追成其志耶今未可追考矣

先生出處

答蔡季通曰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俟辭召命予決分旣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不可不

一往遂自臨川改轍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答劉智夫書曰再辭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又答季通書曰某老矣方學做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據此三書可見當時事情與先生出處去就之精義矣答蔡前書爲最先答劉書次之答蔡後書又次之○按聖賢出處未嘗有意必孔顏之用則行舍則藏是也孟子於齊梁之君程朱於哲

宗寧宗之初皆召之則往往而不合則去此皆與孔顔之道同也若天民則必其道可行而後出故其出未嘗有不合者然未免有意必此所以與孔顔之道不同也先生書中事體如此捧土塞河之云盖於時事已見其有難行者而猶作一行此可以見聖賢之心矣

先生語默

林擇之在建帥幕府先生與書言空檄諸州照例禁港先生曾在南康與江西張帥論遏糴之非盖江西豐熟可及隣境建劒貧邦俗又喜亂故一事可否不同

答劉德修曰病中屢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詠穹蒼旣復自疑仍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

遂焚藁齰舌然胷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遯尾好遯三爻變則政作家人卦年譜行狀皆作遯之同人蓋皆誤也

答劉子澄曰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時子澄新自草野承召命赴行在）答劉共甫書論張欽事曰其求訪人材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三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按兩說不同此蓋隨人地位崇卑權力大小而言也求訪人才卽是王公大人之

事豈小官下位之所可及哉於此可見先生時措之宜也

先生解釋經義多有初晩之異而大全盡載平生所著文字故前後說俱載語類皆是晩年所記故初年說皆不載獨大學知至自欺說論語君子所貴乎道章說孟子盡心說晩年方是改定故前後說幷載他如此類或叓有之亦未多也語類所記大抵皆是定論除記錄分明有誤不成義理者外皆當尊信學者不可以不知此意也

論語曾子曰三省章或問幷擧兩程子忠信之訓而以伯子之言爲加密語類本章大雅録又以爲叔子見伯子之說尚晦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按集註取叔子說而不取伯子說與或問所論不同則當以語類說爲正然論語旣取叔子說而大學又取伯子說何也論語之言忠信只就修身上說則當取正訓忠信之義者而叔子盡己以實之云說得忠信之義的當故集註取之大學之言忠信却從絜矩上說來則當取其說之合於絜矩者而伯子發己循物之云以己與物對言則合於絜矩之義故

章句取之此其取捨各有攸當也朱子解經之法十分精當無不從分金秤上秤出來者此又可見矣

愼終追遠章或問以謝氏已德歸厚之說爲衍文而集註又用謝說之意集註之意又見答汪長孺書

信近於義章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按著一欲字便涉有爲與集註能遠恥辱之說以自然之效言者不同此有因字兩說而此以前說爲主又與集註不同又見前汪長孺問答條

孟武伯問孝章或問以范尹諸說爲非而集註又載此說范尹諸說卽集註後說也

子奚不爲政章或問以范謝尹施於家有政之說爲非而集註用此說或問之意以施於有政爲推孝友施於國政

三家以雍徹章或問曰范氏以爲成王賜魯以王禮唯得以祀周公者未有考然以魯之郊祀觀之則初不爲周公之廟而設也按禮記明堂篇曰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據此則范說似有考郊祀雖非祀周公郊禘之禮一體故郊祀后稷蓋亦因禘祀周公而幷擧之也豈必事事而皆用天子之禮哉

林放問禮章或問以范楊說爲非夫子之意而集註

俱載其說

儀封人請見章或問以蘇說爲未安而集註又載其說蘇說卽集註後說也

君子諭於義章程子楊氏以爲淺諭而篤好范氏以爲好之而後諭或問幷取兩說而以爲不可以一例拘集註只取程楊說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或問論惡與怨與集註不同或問以惡爲父子間事怨爲自怨以人怨之說爲未安

孟之反不伐章或問以謝氏說爲尤過而集註節錄謝說

人之生也直章或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與孟子集註不同

并有仁焉章或問以吳氏仁當作人之說爲未必然集註從其說

君子博學約禮章或問以約爲約束之意與集註訓要不同勉齋嘗論訓以要不如訓以約束蓋如或問之說也約與博對說則訓要爲是然要約之約亦有約束之意

用舍行藏章或問曰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按此與集註意不同蓋以爲用舍行藏有待於

人仕止久速無待於人而謂有其分此恐未然仕止久速其幾微之決雖在於己其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則其機未嘗不由於人如孔子之仕而復去皆由於其時君臣是也若人用而我不仕人舍而我不止則謂其機不由於人可也人用而後仕人舍而後止則是豈不由於人哉用之則行卽所謂可仕而仕也舍之則藏卽所謂可止而止也其義一也顏子之用舍行藏謂與孔子有不同處可矣而謂孔子之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之義不同則恐未然矣集註曰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此於孔顏之間微有抑揚之意而至於聖人分上則初未有抑揚之辭矣

富而可求章或問以謝楊說爲未安而集註取楊說
互鄉童子見章或問以錯簡所推之說謂出於私意
計度而以爲不然集註復用此說或問或本於中心
或字似是不字之誤不然則與下文不相通而不成
說矣
文莫吾猶人章或問以謝氏可以入聖故不居之說
爲非而集註全取謝說
泰伯至德章或問以謝氏泰伯亦能有天下之說爲
非而集註用此說
君子所貴乎道章或問從程子說與集註正意不同

又觀前歐陽希遜問答條

達巷黨人章或問以孔子答辭爲如程子說則有未安而集註載尹說與程說同

顔淵喟然歎章或問以胡氏歸功聖人一句爲未安而集註存此句

子路終身誦之章謝氏以可欲爲善端發見而或問因其說而論之與孟子集註不同

足食足兵民信章或問專以使民不失信於君爲言而不言君不失信於民與集註小異

哀公問有若章或問以侯氏說爲正尹氏說爲非而

集註與尹說意同

冉有退朝章或問以程子范氏說爲得之以或說爲傷巧而集註用或說之意

不逆不億章或問載集註取楊氏說而改至誠前知一句按今集註全刪此句

以德報怨章或問說與集註少異兩說相補而亦能相包矣或問曰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此遺當愛而取之者矣集註曰愛憎取捨一以至公此遺不愛不憎而止於不報者矣此謂兩說相補也不當報而止則由是而進其有當愛而取者從可知矣旣有愛而

取者則由是而降其有止於不報者亦可知矣此謂
兩說亦能相包者也
莫我知章或問以不怨不尤皆爲不責於人者與集
註不同
知德者鮮章或問以在陳絕糧爲陳蔡大夫之所圍
與序說註不同
人無遠慮章或問以事之遠近地之遠近合而觀之
爲盡而集註只錄蘇氏說以地之遠近爲言蓋遠近
有以事言有以時言有以地言而言地則事與時皆
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章或問以尹氏說爲不通而集註載尹說民之於仁甚於水火章或問以舊說爲傷巧而集註用舊說之意

禮云樂云章范尹二氏言禮以敬爲本與程子不同或問以爲此章之指當以程說爲當而集註用范尹之說兼取程說與或問少異集註引諸儒之說非本章正義者用圈隔之君子所貴乎道章及此章引程子說皆載圈外意可見矣

子路遇丈人章或問以索隱爲素隱與中庸章句不同（以素隱爲無德而隱）

博學篤志章或問載集註說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
有益今集註無事皆有益一句㨿精義切問近思在
己云者是叔子說而或問以爲伯子說可疑
大德小德章或問論小德出入以不器時中之說爲
至與集註不同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或問言集註取蘇氏說而今集
註去之
堂堂張也章或問只言子張之不可輔而爲仁而不
言其不能輔人之仁與集註少異
夫子得邦家章或問以程張之說爲至范楊之說爲

得而集註節錄程子神化之語張范楊說皆不錄只載謝氏說此非取捨不同也程張范楊之說大意與集註同而謝氏推說有可取故圈外錄之

孟子浩氣章或問論集義所生以程子金器土山之諭爲至矣答呂子約書又以程子此語爲不能無疑

按義之與氣有形而上下之分而金之與器土之與山只是一物程子取諭固爲未襯呂書又在四書或問成後則當以呂書爲正

萬物皆備於我章或問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此通人物而言也集註

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微細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此獨指人而言也或問言一原之理集註言異體之理意差不同

仁也者人也章或問引外國本脫信也者實也一句與集註少異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或問只言由寡欲以至於無欲而不言寡欲之欲不可無者與集註少異蓋寡欲無欲兩欲字不同寡欲之欲口體之欲也可寡而不可無也無欲之欲私欲之欲也可無而不但止於寡也

按年譜論孟集註或問皆成於丁酉之歲而譜曰其

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取捨間有不同者今按論語或問與集註不相應處頗多而先生亦屢言其有不滿之意則此書之不復釐正固信矣孟子或問則其說旣無與集註不應者而其論以直可欲等說又皆改正論語或問之說又每於論語相關之說必曰已於論語之篇論之云云則此書之草定雖與論語或問同時其成書則後於論語而必其經釐正者可見矣譜言幷以爲未修者蓋未察也獨先生答張元德書幷以論孟或問爲未定之書者恐是在草定之時未及修改之前者歟不可只

據一書而盡廢諸說之證也讀者詳之
又按大全答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語類朱子自註書門節錄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先生每只以論語或問為言而於庸學孟子或問則未嘗言之如此此豈三書或問則固皆修正無憾而獨未及於論語或問耶大全潘恭叔擧論語子路子貢問管仲章或問說為問而其說與今或問全不同則論語或問亦有修改處矣不可歸以為

草本未修之書而忽之也語類同卷泳錄[illegible]又以爲論語或問支離不須看先生於此書屢言之如此則蓋亦實有所不滿於心者矣此意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要當以集註爲主而其合者取之以考其說之詳不合者捨之斯爲可耳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六終

攷異同 人